

文评双辑

孙振笃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8E 77 120

文评双辑

I06
85
2

孙振笃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石家庄



B 584097

文 评 双 横
孙振笃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1/32·5.125印张 87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1.40元

ISBN 7-80505-113-5 /I·113

序

阎 纲

孙振笃和我是同辈人，有许多相似处，如因袭的重负之类。但话又说回来，传统需要衔接，全盘西化未必行得通。

振笃给我的印象是长期不懈的坚持和追求。他坚持传统中应该坚持的，追求传统对文学实际的新的适应。现在读振笃几年前的文学理论，很象重读我自己前几年的东西，不够“新潮”，如人所言：反思和前瞻；搅和着怀古恋旧的苦涩。

1984年以来，新派蜂起，新说如林，文苑大变，人们看花了眼。思维方式的相对观点；主体意识的强化；非理性因素（印象、顿悟、隐晦曲折的感知）的受重视；现代意识、宇宙意识、人类意识、文明意识、忏悔意识、孤独意识的引起共鸣；反权威、无中心、多中心、多义性、流变性、破碎性、随意性、零散化、断裂化、拼贴性的被强调；意识流、蒙太奇、快速组合、内心独白、含蓄象征、梦幻、荒诞、变形诸种手法的走红交运；琳琅满目、多如牛毛的“主义”横空出世……此番热闹景象，如是良辰美景，这般大好形势，你我多么想跟，又多狼狈——跟它不上。

眼前时下，人和人的关系复杂了，人和文学的关系也复杂了；处世难，突破自己更难。某深山一座尼

姑庵，有一副对联，大意如此：世上忙忙碌碌，松下何妨息息片刻；人间熙熙攘攘，泉边亦请洗洗尘心。不知怎的，阅之一颤……唉，没出息，想到哪里去了！

不管世上多忙碌，不管人间多烦扰，孙振笃没有放弃他的坚持和追求；上文说过，他在追求文学评论对于文学实际的新的适应，认认真真地写了这么一本扎扎实实的书。

他对作品的细节十分敏感，这是审美意识的自觉和艺术修养的表现，正由于此，他于艺术的细胞中寻觅到艺术的个性。

我们是同辈人，我愿同振笃同志一同前进。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目 录

序.....	阎 纲
文艺批评中的两个问题.....	(1)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札记	
浅谈文艺的方向和源泉.....	(10)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四十周年	
浅谈文艺与政治.....	(24)
作家思想倾向和人物形象的思想倾向.....	(34)
注意作品社会效果，多为人民奉献佳作.....	(41)
评论家应有坚实的生活基础.....	(46)
作家与题材.....	(49)
风格与流派.....	(52)
从讨论风格流派所想到的.....	(55)
散文美拾零.....	(63)
以形传神.....	(76)
——学习鲁迅“画眼睛”和“勾灵魂”的 方法	
不是“敌人”是“小人”.....	(80)
——读韶华《你要小心》	
铁凝小说人物及艺术描写漫议.....	(88)

盛开的海棠花·····	(97)
——读中篇小说《海棠花开》	
花美，心灵更美·····	(105)
——读贾大山近作《花市》、《村戏》	
让人物在矛盾的漩涡中搏击·····	(110)
——读长篇小说《望婚崖》有感	
琴弦上的心声·····	(115)
——谈《踏莎行》的细节描写	
生活将怎样解决这个课题？·····	(118)
——评中篇小说《课题》	
小荷才露尖尖角·····	(129)
——评薛勇的短篇小说	
撼心后的沉思·····	(140)
——读《一条蛇与三个人的葬礼》	
于形象的褒贬中扬美鞭丑·····	(144)
——读八一年《河北文学》几篇小说	
两代人的启示·····	(151)
——谈影片《家庭问题》	
寻找新的时代视角·····	(157)
——电视专题片《车轮启示录》的启示	
后记·····	(159)

文艺批评中的两个问题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札记

(一)

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问题，过去大都习惯于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没有觉得是个问题，而现在众说纷纭，也启发了人们的思考。

当然，文艺必须有批评，而要从事文艺批评，就必须确立科学的标准。科学的文艺批评的标准，不是任何阶级和任何个人杜撰出来的，而是根据文艺的特征和规律以及一定阶级的政治观点和美学理想确立起来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文艺批评主要包括两个观点，即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这也就是他们所倡导的文艺批评的标准。恩格斯早在1846年评论卡尔·格律恩的《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一书时，就曾指出：“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①到1895年的4、5月间，马克思、恩格斯分别从伦敦和曼彻斯特写信给斐迪南·拉萨尔，不约而同的以美学和历史的观点为标准批评了他的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恩格斯写道：“您看，我是从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对您这篇作

品提出非常高的、甚至是最高的要求而且只有这样我才能提供一些反对的意见，这正是我十分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的证明。”②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在理论上揭示出文艺批评的规律，而且在他们一系列文艺评论文章中为我们作出了科学评价文艺作品的典范。恩格斯对歌德思想和创作的矛盾，作出过准确的分析，认为在歌德的作品中，对当时德国社会的态度，具有两重性：有时对它讨厌、逃避、反对、敌视，给以辛辣的嘲笑；有时则相反，对它迁就、称赞、亲近，甚至保护，以致“帮助它抵抗那向它冲来的历史浪潮”。③这里，恩格斯从当时德国的实际出发，以美学和历史的观点对歌德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从而不但与所谓“真正社会主义”（实为唯心主义）区别开来，而且也与以白尔尼为代表的激进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区别开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主张应以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统一的原则去评价文艺作品。他们所说的美的观点，主要是指文艺作品是否按照美的法则塑造艺术形象以及作品的艺术形式是否符合美的规律，而历史的观点则主要是指文艺作品是否真实地、历史地反映了社会生活。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详细阐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而试图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文艺批评标准的论述，谈谈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批评标准的一点看法。

应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同志关于

文艺批评标准的提法，虽然有所不同，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是从思想性和艺术性这两个方面要求作品的。

我们知道，任何文艺作品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都是由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基本方面构成的。我们评论作品，固然可以选取不同的角度，也允许就作品的倾向性或艺术性有所侧重地进行评论，但是严格意义上的文艺批评必须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全面进行权衡和分析。毛泽东同志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政治标准；一个——艺术标准；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艺术标准是第二位的。这里，毛泽东同志明明指出文艺批评有两把尺子，可是我们过去在掌握批评标准方面，由于长期受到左倾观点的干扰和影响，实际上往往只用政治标准这一把尺子去衡量文艺作品，而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标准加以片面理解，把政治标准“第一”变成政治标准“唯一”，这就不能不给文艺批评带来严重的恶果。我们曾经错误地把许多优秀作品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后来又成为“重放的鲜花”），到“文革”期间，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升级，不但以抽象的政治概念硬套文艺作品的现象日趋严重，而且上纲越来越高，实际上把文艺批评当作摧残革命文艺的棍棒。这已不是什么文艺批评，更谈不上对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全面的深入细致的分析了。这里固然有“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但不是也同样可以看出我们的文艺批评

在掌握和运用批评标准方面存在多么严重的问题吗？

我们并不否认文艺批评政治标准的重要性。恩格斯在评价歌德时，也绝不是认为文学可以与政治和道德无关。因为任何阶级看待一部文艺作品，总是用本阶级的政治标准鉴别作品整个形象体系所显示出来的思想意义和社会意义，从而决定对它的态度。历史是这样，现实也是这样。我们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政治抒情诗《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游荡》等作品的批评，主要是结合作品的艺术性而侧重于思想倾向进行评论的。

然而，政治标准虽然是衡量文艺作品政治倾向性的标准，但是，只有政治标准还不足以区别作品的优劣、高下、美丑，还不足以区分艺术与科学的特点。因此，我们不能把政治标准“第一”视为“唯一”，不能脱离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它固有的规律而空谈所谓思想性或倾向性（当然也同样不能离开作品的思想内容而空谈艺术性）而必须把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加以全面的考察，既要科学地分析作品的思想性，又要科学地分析作品的艺术性，也就是把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结合起来评价作品，而不能把这两方面割裂开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论作家作品时，总是一面以历史的观点分析作品的思想性和倾向性，同时又以美学的观点对作品作艺术分析，并对艺术性提出很高的要求。马克思对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赞扬以及对欧仁·苏《巴黎的秘密》的评论，都是以

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统一的批评标准的进行评价的。恩格斯在给明娜·考茨基的信中，刚刚强调文艺作品的倾向性，紧接着就指出：“我认为倾向应当是不要特别地说出，而要让它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同时作家不必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将来历史上的解决硬塞给读者。”恩格斯在给斐·拉萨尔的信中，要求文学作品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活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这更可看出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以美学和历史的观点去评价作品的基本原则了。毛泽东同志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提出政治和艺术高度统一的文艺批评的原则。他说：“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④又说：“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⑤除了“第一”“第二”一说，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主张，基本上是相通的、一致的。

（二）

马克思恩格斯从事文艺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联系我国当前文艺批评的实际情况，以下几点如能引起注意，对改进我们的文艺批评，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从事文艺批评写作，总是以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总的思想体系为指导，对作家作品作原则性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既具有理论的深度，又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战斗性。如他们对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的评论中，严肃地批判了拉萨尔在悲剧观念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机会主义立场。虽然拉萨尔后来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极力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护，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对济金根的悲剧成因作出的科学考察和周密分析面前，只能使他变得更加“荒唐可笑”（马克思语）。再如上文提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对歌德的评价，也同样体现出坚持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从诗人歌德的作品以及他对现实的态度对他作出这个基本分析的，而这个基本的分析，正是诗人歌德的最根本的特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能对歌德作出如此准确的恰如其分的分析和评价，是与他们对歌德及其作品有着深刻的理解分不开的。既顾及作者其人，又顾及作者所处的社会状况及其全部作品。从这里，我们可以学到对评价

作家作品所应当具有的全面的历史的观点，从而尽量避免文艺评论中的片面性和某种程度存在着的非历史主义的观点。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批评，总是从现实生活斗争和作品的实际出发，既有精辟的理论阐述，又有结合作品的具体的批评，并具有现实性和时代感，而不是从概念出发的干巴巴的说教。

1888年4月初，恩格斯在给英国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资产阶级女作家哈克奈斯的信中，一方面肯定她的小说《城市姑娘》的“现实主义真实性”，肯定她具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另一方面批评她的小说还不是充分现实主义的。因为在恩格斯看来，“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您所描写的性格在您所描写的范围之内，是充分地典型的，但是关于环绕他们、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那就不能够这样说了。”^⑦接着，恩格斯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小说里的工人阶级只是一群消极、落后的群众，没有起码的阶级觉悟。这种描写如果在十九世纪初期，还是正确的，那么到这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就不那么正确了。这时的工人阶级，“对于压迫他们的环境的革命的反抗，他们想恢复自己的人的地位的紧张的企图——不论是半自觉或自觉的——都是属于历史的一部分，因而可以在现实主义的领域中要求一个地位。”^⑧这里我们不去详细论述恩格斯的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而仅仅试图从这样一个角度说

明：恩格斯要求作家艺术家深刻地认识社会生活，在作品中要反映出时代精神。这就要求作家正确揭示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辩证关系，写出促使人物行动而又能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作家只有关注时代，才能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时代，才能担负起正确地反映社会生活和具体地、历史地反映时代精神的使命。现在有人认为，作家只有写出无时代色彩、无政治倾向的作品，才能最有生命力。这种论调，是与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背道而驰的。如果按照这种主张去炮制作品，绝对创造不出“最有生命力”的不朽之作，充其量也不过是短命的。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批评，不但体现出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且能够具体地恰如其分地分析作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他们尊重作者，通过肯定作品的成就以鼓舞作者；同时，通过对作品的具体分析，批评缺点，指出不足，总结经验，提出建议，使作者心悦诚服并得到切实的帮助。恩格斯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既有热情恰切的肯定，也有恳切而率直的批评。恩格斯的批评文字很细致，很讲究，很有分寸，一方面肯定《城市姑娘》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真实性，一方面又指出小说还不是充分现实主义的：一方面批评小说作者不该脱离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现实环境而把经过半个多世纪阶级斗争锻炼的工人阶级写得那么消极落后，一方面又在信的最后一段为作者辩护，承认伦敦东头的工人群众的确

存在消极的屈服于命运的现象，并且以鼓舞和期待的口气写道：“何况我怎么知道也许您有充分理由先描写一次工人阶级生活的消极方面而把积极方面留给另一部作品呢。”⑨这种以亲切而平等的口气，这种满腔热情又寄以希望和激励的批评，即使身为小资产阶级作家的哈克奈斯女士，也是乐于接受的。恩格斯的这种批评的态度和方法，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有的同志提出文艺批评应注意三点：一是对批评对象应有全面的了解，二是要有团结的愿望，体谅作者的甘苦，三是既入理又入情，而不要不尽人情。提得很好。如果我们都能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文艺批评的态度和方法中受到启示，端正文艺批评的态度，那就不但有利文艺批评的发展和文艺创作的繁荣，而且会受到作家们的欢迎。

注：

①恩格斯：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第371页。

②恩格斯：《致裴·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第42页。

③同①，第369—370页。

④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⑥同①，第370页。

⑦恩格斯：《给马尔加丽塔·哈克纳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第9页。

⑧同⑦。

⑨同⑦，第11页。

浅谈文艺的方向和源泉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四十周年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了。

时代在不断地前进，社会在不断地发展，文艺也在不断地发展和革新。四十年代《讲话》发表之时与八十年代的今天，无论时代、社会状况和文艺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显然不能同日而语了。那么，四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根据彼时彼地的客观实际所提出的原则和得出的结论，是否还正确呢？是“过时”了，还是仍然具有它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不但制定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新政策，而且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文艺政策作了重大的调整，有些口号和提法与《讲话》有所不同，也有所发展，有所深化；但是，《讲话》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仍然是指导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健康发展并走向繁荣的正确理论原则。本文仅就当前文艺的某些情况谈谈文艺的方向和源泉的问题，以纪念《讲话》发表四十周年。